

■视频回放

自然的心境 造就美的书

古十九是1990年的江苏省高考文科状元,本周一,她走进快报“生活南京”和网友做视频交流,说的不是高考的事。她说的是——《不裁》,一本2006年中国最美的书,不久前又被德国莱比锡书展评选为世界最美图书的铜奖。古十九是这本书的作者。

生活的观察者

古十九的名字来自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她说她喜欢那些古朴自然的诗句,“喜欢就拿了过来。”古十九的文字也很自然,很生活化。《不裁》是她的随笔和小说集,里面的随笔都很生活化,至少读者看了都会觉得写的是她身边的事。对此,古十九并不认同,她说写身边的朋友会惹来麻烦。“当然都是来源于生活。”古十九说她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很多场合,她只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她的性格为观察生活提供了便利。

不矫情不自恋

《不裁》有一个特点,里面的文章几乎没有“我”字。古十九是一个忘我的人。舍弃了“我”,同时也舍弃了矫情和自恋。一个女孩子的文字没有自恋的成分是不容易的。现实中,古十九给杂志写稿,在网上和网友交流,编辑和朋友看了她的文字都以为她是个男的。《不裁》中,有一些她写的词。谈到她最喜欢的词人,她没提李清照,她说她喜欢苏东坡和辛弃疾,喜欢豪放派。

文学是一生的事

古十九从小就喜欢文学,上小学时就看了家里收藏的世界名著。高中分班时,她选择了文科,然后顺利地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临毕业了,因为成绩优异,她被保研,专业是古典文学。“读了两三个月之后,就感觉不对头,好像我自己不愿意做学者,不愿意去研究,还是想写一些东西。”于是她决定退学,边工作边写作。她先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现在是一家生活杂志的主编。“我可以同时打开三个文件,一个是我正在写的随笔,一个是我的采访稿,还有一个是广告,因为我们杂志也有广告。”文学对于她来说是无处不在的。

“文学是一生的事。”写了很多随笔,但同时又很佩服王安忆、迟子建的古十九,决定今后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小说上,在她看来,小说需要更多的“技术能力”。

快报记者 倪宁宁



■正在阅读

一场“晦涩”的暴风雪

潘启雯



当代最受瞩目的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经这样说:“在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等同于摇滚明星、被人追随的大师、心理医生、政论专家,土耳其的公众读他的小说,就如同在搭自己的脉搏。”确实,帕慕克是一位很出色的小说家,而《雪》是他最受争议的一部小说。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92年,主人公是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卡。卡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流亡十二年后,回伊斯坦布尔参加母亲的葬礼。故事开始时,他正冒着大雪坐公交车前往路途遥远卡斯镇。卡自称是受伊斯坦布尔的《共和国报》之约,去卡斯镇采访近期的市长选举和一些年轻女子因被强迫摘掉头巾而自杀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他此行的全部目的,他前往卡斯镇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听说自己年轻时所钟情的依配克与丈夫离婚了,他意识到自己仍然深爱着她,便希望能说服她一起回德国。卡下榻于雪官旅馆,这个旅馆的主人是依配克的父亲,依配克与妹妹及父亲也都住在这里——于

是,历史的纠葛、短暂的爱情故事、恐怖的谋杀案,都浓缩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被暴风雪笼罩的卡斯镇当中。

读这部小说不是件容易的事,读者多少会感到一些压抑,似乎书里面就寄居着诺贝尔颁奖词所说的“忧郁的灵魂”。但是,帕慕克眼花缭乱的写作技巧还是会让人在压抑中抬起头,发出会心的微笑:这家伙真能“折腾”……小说很荒诞,充满了黑色幽默——在卡斯镇,有一份非常有趣的报纸《边城新

闻》,这份报纸每天只印三百二十份,其中两百份去了各个政府部门和企业,一百份由私人订阅,剩下的二十份在一家小店出售,这份报纸不只是报道新闻,而且还创造新闻,常常能事先登出将要发生的事情。卡朗诵诗作是一例,苏耐之死也是早一天就印上了报纸。另外,作者在主人公的名字、书名、地名上,玩了一把有意味的文字游戏,在土耳其语中“雪”是Kar,小说的主人公叫Ka,这个边城小镇叫Kars。所以,小说一开

始,我们就能意识到故事的连环套的结构——雪中之卡在边城(Kar in Kar in Kars)。小说中的许多意象,可以让那些喜欢比喻、隐喻、暗喻的读者忙乎半天。

当然帕慕克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主义者,他关心的始终是这个时代的人和事。拨开那些“迷雾”,你就会发现,如何面对传统与现代,如何面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是他在这部小说中思索的“大问题”。这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必须涉及的问题。所以,《雪》所搭的不仅是卡斯镇的脉搏、土耳其的脉搏,也是整个世界的脉搏。

帕慕克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小说家所能做出的最好描述:一步一步揭示真相。但他绝不是把历史和现实做一次简单罗列,而是向读者提供某个特殊的时间、某个特殊的地方,人们的某种真实体验。读《雪》就像在读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时那样,让人感觉并非自己在审视作品,而是自己在被作者审视。

《雪》的文本显得有些晦涩,没有一定定力的人,没有一颗澄明之心的人,是难以卒读的。

■悠闲书话

水边的莎士比亚

赵荔红

记得一个中学老师上课的时候说:“你们现在读的书最多也最集中,以后工作了,数一数,一年也读不了几本书。”当时我几乎要相信他的话。

可是,假如一个人的工作就是编书,她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在读书,她还嫁给了写作的人,那个人,也是手不释卷。这就离幸福很近了。张楚告诉我,去年他读了120本书;舒飞廉出差时,总带一箱子书,回来,居然也大体读完了。

读大学时,我们4个人,耘、晨、他和我,经常一起上图书馆,一起吃饭和散步,自然,也一起淘书。有一次图书馆旧书打折,折扣低得凶,我们几乎要疯了,就派我蹲在角落守着挑好的书,他们三个,满头大汗地翻拣。那一次,我和他,100元买了76本好书,耘和晨也收获不小。后来我工作了,去编书了,他们三个读了博士,留校任教了。留校了,就能经常在一起,淘书,当然,也读书。在这个基础上,便有了定期的读书活动。

读书小组慢慢在扩大,先是6个、8个,后来固定在10个人。每周五晚聚会。我也想参加。

可是他们所读的,在我看来,大多太枯燥,凑了一二次热闹,终于放弃了。他们往往选择一部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人某部作品的多个版本,做细致的文本分析比较。每次读书会,必由一个人主讲,他一段一段地诵读原文,其他人分别念读该段不同版本的翻译;然后主讲人阐述对该段的理解,其他人就补充。这期间,他们往往争论起来,唾沫横飞,洋洋洒洒,话题也就如跑马跑火车不知扯哪里去了。于是就有人敲着桌子嚷嚷:不要吵了,继续,继续,都几点了。这才略略收敛,往下读去。可也不能老这样读啊?多累人呢。其实大家心里都盼着

读完这几页,下面的节目呢,就是找一家茶馆,喝茶、四国大战,或者找间夜宵店,点几个小菜,几瓶啤酒,一桌子人围着,这才畅快地海聊神侃起来。我每每笑道,你们到底是读书呢,还是乘机聚会玩儿呢?他们说,也读书,也玩儿。读书就是玩儿。

一年之中,也会读一两两文学书。譬如一次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我就嚷嚷,这个好玩,参加。大家说,《威尼斯商人》须在船上读方有味儿。那是七月盛夏,公园里蝉儿叫得歇斯底里,酢浆草花红茵茵地铺得满地,我们揣着莎士比亚的书,三瓶干红葡萄酒,两

只烤鸡,8个人分雇了两条船,将船身绑在一起,顺着风,滑行。书倒不忙读,只一味地啃鸡腿,喝红酒,风很软,河对岸的白色夹竹桃花,一丛一丛,像六月的雪落了满山坡。待得酒劲上来,这才将船弯到一棵大树下,晖说那里阴翳,没太阳,看书不晃眼。

将船绑在树干上,大家这才掏出各自携带的《威尼斯商人》,经过一番激烈争夺,分配定了角色。溜扮巴萨尼奥,他在岸上的一块大石头上躺下,将书搁在腿上,几次三番不知该轮到谁朗诵,反复提醒后他才念道:“她的光亮的长发就像传说中的金羊毛……”晨是夏洛克,戴个墨镜,一手拽着绑住船的绳子,一手在翻书,大声嚷嚷:“三千块钱,这是一笔可观的整数!”安东尼奥是祥,他坐在船正中,白着脸,负气地说:“很好,就这么办吧。”潮扮演郎斯洛特,他已经爬到树上去了,两只脚荡下来,像个打望的猴子,他尖着声音说:“他本身就是魔鬼。”那天,我扮的自然自然是鲍西亚,喝干最后一滴酒,我声音慵懒:“……我很高兴这一群求婚者都是这么懂事。”



■一周热书排行榜(6.11-6.17)

大众书局

- 《悲伤逆流成河》 郭敬明
- 《绝对小孩》 朱德庸
- 《我在新邦当守陵人》 阴阳眼

贝塔斯曼书友会

- 《心形礼盒》 [美]乔·希尔
- 《沙漏2》 饶雪漫
- 《看得见风的男孩》 [英]C.W.尼可
- 海致岚休闲书吧
-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美]约翰·格雷
- 《画坛师友录》 黄苗子
- 《图解西藏生死书》 达赫释

■新鲜上架

《谁掠夺了我们的脸》



陈染 著
作家出版社
定价:28.00元
2007年6月第一版
陈染的最新随笔集,讲述我与、我与物、我与生存、我与思考等话题。文字一如作者以往的风格,精致细腻,绵密悠长。

《惜春纪》



安意如 著
定价:25.00元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7年6月第一版
在《红楼梦》里,四丫头惜春的身世是个谜,也是十二钗中曾公着墨最少的人物,却个性鲜明,叫人过目不忘。在安意如的笔下,惜春成了秦可卿和贾敬的女儿,为公公和儿媳妇灰灰所生。这样的身世注定了惜春的冷淡和自卑。

《办公室健康小动作》



[美]雪莉·阿彻 著
定价:25.00元
中信出版社
2007年5月第一版
本书向你提供了一种独特、新颖的健身方法,教会你不管是坐在办公桌前,还是在开会时,都能够轻松地锻炼——穿着工作服,你就可以完成这些小动作。